

集部

西臺集卷十六

宋 畢仲游 撰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為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遂為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

少卿許州刺史爆生構與栩構為户部尚書謚景公栩為鄭王府司馬栩之曽孫誠懿宗朝為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别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林嘗以策干漢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恱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彦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名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

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畧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

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已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祜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為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為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頗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

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為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為令屬諸賔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注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為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為知人公在滁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兖州管内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

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
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数倍
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
子之吏收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
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為賦入
之理則上之恵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
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
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

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注事見公集改題國清寺詩序殿中丞歸朝為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葢嘗新其室墻圬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以左拾遺名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

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畢曰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言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兾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訪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為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名公為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

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為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許失時無以為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頟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名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眞宗皇帝將為皇太子先以壽王

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為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洛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為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眞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秘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為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為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為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强買之公請對具言放

惡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為學士請出遂以尚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黄州歲滿名入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廪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為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

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畧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旣興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卽須千數散亡抄掠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囷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縻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宫靡曼之費願一

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踈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白以為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流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為相乃先以公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為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為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為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

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為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攙搶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為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鄉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為相而公

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畧皆
警公既與萊公為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
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
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
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
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
成議我輅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郛郭非廣
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廵早晚當俟仲

冬樂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名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為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上令莫州石晉以書答之原注上令石晉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為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

留爲中原強敵非懐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欵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畧鋭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兹勤請諒非妄也繼志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

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乗虚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
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為留守而
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
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
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
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寢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
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
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覘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

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為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真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寇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曰疾少間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既行

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繕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為法制如諸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囚已論死而雪活者為勞與詐不干已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

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遼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内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為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

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名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即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爰州刺史衛詔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謚

曰文簡公堯上謂寇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宫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堯時為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堯時為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禄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袭代國

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原注作王禹偁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于儒學久次周行且事繼母以孝聞典郡符而治最謹厚周密博達謙恭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即知修飭為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為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為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

豈特晉史上以為名言遂即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殁之日所餘俸禄無幾比過殯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為宰相乃見真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殁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

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祜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為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為私惠之時也真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繒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祜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

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
準為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
偁彭年遂皆為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
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
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逺之任乎乃致
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為黃州之行其後濟人
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為冀
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為宰相宮中因事猶

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為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為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顧録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為光禄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還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

著為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産及公遭遇又不治産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葢七世無田園云

尚書郎贈金紫光禄大夫畢從古行狀原注代陳知默譔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為司衛少卿憬生構與栩構為

吏部尚書卒謚曰景公栩為鄧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垌與增垌為王屋尉增為河北從事垌生鎬鉦錄銳四子皆不仕而鄧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為汾州長史凌生匀為恊律郎匀生誠懿宗時為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為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楨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旵為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旵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黄巢陷京師掠屬軍

軍中劫使為將球不肯為黄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為護送既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為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扈彦珂微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彦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為滑衛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為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擬韓丞王延之劉錫

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真宗時為丞相真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為有德行屢稱之為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為衛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衛尉既老居濰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渙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濰陽相與游驩甚聞于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今為濰陽人公大父真宗

時為宰相公以丞相恩為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為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為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為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于是復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易所賜官吏愕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

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
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
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為之加肅公有娣嫁宋綬綬出
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
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客與公計事請公
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毋闕夫
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老居濉陽公請為宋城令以養衛
尉而太子賓客王煥亦老居濉陽其子稷臣又請為宋

城令得請濰陽人吏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得請宜辨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顧可辨哉默然不辨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第往吾行名君矣公亦欣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名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歷二年衛尉監兖州仙源宫公請為兖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

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果行還詣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奚賴于兗吾以并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衞尉白首留仙源請兗者以仙源故也今并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詣丞相府丞相曰貝兵盜㢮新觧朝廷以見為恩州者滿歲則遷通判如以恩與君君亦行否公曰辭并請兗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幷與恩同而往就其遷是委親欲遷也某不敢恩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顧復某兗州是

時參知政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既罷庠曰見利不就以篤于親此孝子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兖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兖侍讀學士劉湜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為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戚

舜元且懋且喜謂令兒曰汝之吏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為通判大喜宄獄非公聽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湜與公論湜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始可謂知法矣公既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後得其賊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稍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

書奏不報公去兗三司使田況薦公黄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為公難之田況知公弗便復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紘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并及其不法事辭頗閧紘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誤今國中口語奈何獨可與公首爾公曰某任希道非能大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爾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求其任者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

可相見者紘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為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貸利徼刑重貸曰以盜廢刑曰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衞尉喪屏居濉陽數年復起為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擄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下其渠帥一輩五六人

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羣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頻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偶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顧反用法曰誅數人

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于是都官員外郎萬亭詣闕上書且言賴上守令無狀皆謫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為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賴上故善地循致盜如是壽陽顛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即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為然公故于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

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為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過淮陽請舟于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為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人耶公曰沔麤將也貴為兩府朝廷雅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安可以不送也奚為厚焉沔聞之始慙服公

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于壽陽公自為
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衛尉曰宋為宰相者
多矣畢相向有陰德在子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中子
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
合絶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
況劉湜五人爾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
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于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
為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為光禄少卿嘗請

官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官有便衛尉者即仕否即不仕衛尉守溫州公即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濰陽公即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即請兗州通判光禄自濠徙無為衛尉從之公即提點淮南茶場自為通判十五年止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來絶不為生産計公仕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為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秖速其敗爾何益故終

身以貧聞于人而不自以為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賞亦無絲毫譴謫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為詩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激有觸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太理寺評事上祠汾陰賜緋衣銀魚遷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糧料院終毋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

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年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部郎中終衛尉丞通判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勲上柱國終焉先娶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録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偃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陽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

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尚幼知黙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眞見公所為甚實嘗與公為道義交諸子以是請知黙不敢辭謹狀

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于畢以國為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畢氏始為東平人而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為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為戶部尚書謚景公栩為鄴王府司馬

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為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為振武
天德營田判官楨之四世孫諱士安仕本朝宰相真宗
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簡即君之曾祖也
文簡之子諱世長為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
侍郎王煥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
之子諱從古為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衛
尉即仕弗便衛尉即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
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

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為陽翟興學既請于朝乃勑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從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橫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為縣學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授我我為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宣言丞相之為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

于民丞相果疑之即復勑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于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弗預及歸令不知所為謂君曰吾欲上府辨于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辨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録閤君攝縣事即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于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為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于我猶是也及為

君捕繫獄曰無害恃其能數以詞辯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就中第補潁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申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皆知君交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為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即以君為中書刑房檢

正官俄遷户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榷民糯米為贏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榷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户酒户售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惟市易得私其贏以為功户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弗便數與户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户房人為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未榷糯米之前京師酒户為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榷之後京師酒户為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榷之前酒户為坊者多而

停者少既榷之後酒户爲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甚
市易徒與户房以言語返復相詰及得所疏問無他一
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榷事改太常丞充北朝
賀正旦國信使與北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
又中敵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皙髭眉如畫辭令温雅
敵人喜之其主險使人取君衣以爲度製服以賜君君
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
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勰使契丹契丹主猶問

曰畢少卿何官今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為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為人詳慎精密卒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為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即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局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為主凡從中問其事必須君然從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為

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甚爲考官故
不知上即詔君罷考事還局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
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
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
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
而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秘閣校理換選朝奉郎上又自
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
不右君即留除命不使受而爭于上前曰畢甚以秘閣

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即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識即是畢其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爾是當得爾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于後周備于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羣有司以疑問于

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録黄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即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翼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為官而宰相猶以平昔介蔕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八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為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為人温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

孝自㓜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年纔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為棺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真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畧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之像于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為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為誰及知因歎曰祖孫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

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帳法為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受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録以為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寀尚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于鄭州管城縣廬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敢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西臺集卷十六

西臺集卷十七

宋 畢仲游 撰

祭文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哀策文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太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崇政殿之西階越明年正月遷祠坐于永厚陵禮也叢殿帟空祖庭爒晻雲似郤而

復凝月雖輝而如慘孝孫嗣皇帝臣某臨遣奠以興哀
瞻振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挾輴而若駐羽衛罷
閱神儀布路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曰皇矣大宋寶
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其中契于坤乾較任
比姒亦逾于前有系自姜源深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
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瑞日符是興太母於鑠太母
躬義率仁居静猶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
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

是傚元豐未命帝命惟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奩無片玉房闥不出四海在目信義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洛宗蕃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私廟謁靡行外朝靡踐池籞靡臨惟正是勉服御靡更惟惡是善庸爾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次于是爰茲治運寢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化理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

遺厲坤軸軋以夜摧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怛尚斯民之為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髣髴兮爐烟未消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遥萬乘號慟哀纒九霄千官縞素雨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犧罇盈兮未忘于平昔龍綍動兮難留于須臾翼八翣以為衛陳六衣而氾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遡洛澗兮嗟備物之如在逾犨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已兆于真

宅松柏猶凝于故苑嗚呼哀哉玉腧龍蟄金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來于萬國寶座閑兮惟朝于百神魚為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内則于三朝貽素風于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宜大書而作冊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祭太師潞國文公文

元豐四年公以太尉留守洛都某實知長水縣事長水

洛屬邑也始識公而待某加于等夷又二年公以太師致政入覲神宗皇帝某時為倉官復得請謁于京師及聞神宗皇帝作詩以餞公自丞相以下皆有詩某亦為詩四百言以紀公之行事時公年七十有八號太師豈惟在廷之臣無出公右而上世之臣亦少出公右者惟鬻熊為文王之師年九十故某之詩嘗以鬻熊祝公而公之壽考名位卒過于鬻熊則舉三代以來為人臣者殆無與公比今公捐館舍于西洛其如傅說之為星臺

駘之為神梅福之為仙不可知也是無足恨而四方萬里道路之人皆咨嗟涕洟不謀同悲者非公人人而德之葢失天下之大老不能不悲爾況其嘗造公之門又嘗升公之堂望公之顔色接公之話言豈可僅與道路之人同悲已耶故凡以道德功名高崇富貴與夫康寧壽考畧見于前日之詩者不復載而載夫詩之所不及者為文以祭公然則某之所以祭公者其異乎人之祭公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司空吕申公文

昔在真宗文穆為政内舉兄子是為文靖文靖之起實相仁宗三入之榮禮如伯父文靖傳公公復名世合德裕陵相今皇帝西樞舊臣北門學士司徒司空上公之貴誰實為之父子兄弟名聲焜燿軒冕峩巍世有令德所以將之請言公德翼翼繩繩至仁至静至忠至平國有大事疑而未成羣疑四起雨雹雷霆趨舍相異水火交興公徐一語不折而明氛披霧霽風斂波澄雖有異

論莫公與京人舍公就公出入處逮公還朝文正是與
無遠無近云司馬呂作之營之所以具舉徐之寧之所
以按堵公所從事官人以叙大法以明繁文以去為著
為鑑為棟為輔公所無事風俗以固禍亂以銷蠻夷以
附長善與能勝殘去侮矧公平昔惟德之名山為其重
淵為其清三十四十有煒厥聲六十七十邦家以寧以
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
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遊而無取我實辱公逶迤紆

鬱遂公之終公既終矣道亦崇矣豐功偉烈莫形容矣遺德餘勞被無窮矣失聲而慟士斯同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相曾魯公文

維元豐元年歲次戊午某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中魯國令公之靈在昔仁祖公為元龜典謨告教公實贊司制度名法公嘗總持北門西掖斗星昭垂中國夷夏衡繩不欺昔人之言道無拾遺

公守鄭國斯言也宜昔人之治桴鼓不鳴公尹京兆大成其名智深而通事核而練非徒傳聞亦其親見公相三朝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懲公事不為為而必全如砥之平如玉之堅奪人取人不損公焉資之予之為公當然仁嗣未立公言不疑定我英考如山四維謂公尚武而不用兵謂公不武方隅以寧公踰八十實為上壽衎食萬戶公家之富愛自中年不疾而康所好無二惟德是常考中于家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

自公之少衆謂老成三十四十適駿其聲五十六十邦家以平剡復有子持國之樞公親見之近世所無昔升公堂言未書紳今奠公堂怳如明神南山取竹載公之文北山伐石勒公之勲一酹而泣公聞不聞尚饗

祭劉莘老相公文

嗚呼公生北方少為國器如芝九莖一時之瑞如松千尺挺拔其萃道廣且周純行以粹學博而淵文富而麗大佩峩冠衆目環視落筆風雨詞場奪氣遂冠諸生得

名當世自此直行志一不二熙寧之初作于先帝或出或舉可進可退或黙或語有命有義元豐之末名節其駛横揭巳嚴專席尤厲永泰嚮焉命以三事袞佩隨之顯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為毁厚忽為薄榮忽為瘁竟斥炎陬胡跋尾疐魑魅與鄰二童遘厲索水洋洋遂與俱逝嗚呼哀哉公逝于南旋殯三歳三歳之間九喪相繼十旐同歸水陸萬里行道興嗟石人亦涕僅返故山合窆如禮非有子賢未易得此嗚呼哀哉念昔曾祖嘗

都相位景德之初主臣道契吏官有傳未銘于隧公實
銘之丘山北賜論德在前懷恩為次紼不共持弔不同
綴千里寓文祭公以意公如明神則必享是嗚呼哀哉
尚饗

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天不可與道應不可與謀畀公之德以鳴于世宜
利且達也而貶傷摧剝流離顛頓若造化與之為仇屆
公之身以厄于世宜廢且窮也而名都方面中臺右省

出將入相聲明風涌而雲浮方公之未用也志于仁而好義人但知其為文正之子及公之既用也奉其道以進退人又以為房魏之流故每居言路而舉朝想見其議論再為宰相而行事可著于春秋蔡忠懐之遇公素無恩也乃觧相印捐萬户以救其敗元祐諸公之得罪不可言也而公言之力寧與之同放于南州聞其風者以為如高山喬嶽峯崍壁立凌厲而不可犯而造乎前者乃温恭自下雍容愷樂清談亹亹而不休至于接朋

舊以終始懷宗族而綢繆力施乎外者已盡而更勉心志于內者有怨而不修在他人嘗聞其語矣而公皆自得而悠悠故年雖耋而縉紳猶顧其用病既聞而天下皆祝其瘳矧如某者挈提于髫齓之賤待遇如父子之游言雖往而不棄時已忤而獨收宜其扶輿奉杖以娛公于隱約破筋絕骨以從公于阻修事既莫禆于既往而公來已憊而可憂徒拜公于牀下猶語切而情周謂歲年之可覬而乃忽逝而不留嗚呼哀哉故老盡矣名

言絶矣斯民之望徒喁喁矣遺徳餘芳誰其記矣一哀而慟何嗟及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范忠宣公大葬文

游公之門士有千百某所蒙公不獨其力方公盛府左右朝夕及公謫去限以南北莫持莫扶恨何有極公歸未幾棟壞山圻欲贖前恨而不可得尚期遠日送公安宅庶比役人執紖與紼乃以王事一東一西心實往矣而形則靡躬聞改卜四月是期倉黄遣使文不及思惟

公名德百世所師天子所敬庶民所宜昔嘗有言姑以
塞悲今不復云言奚足為前恨既往後顧亦逵臨風隕
涕致寓一辭百年之後從公所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
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遣人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修史龍圖諫議宋公之靈
曰惟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

縝栗芳華敷敓不偏不倚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書不觀游談恣縱茍偷目前卷幄之富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波瀾孰為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綱條而公之腹牢籠并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為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林而公第一矧公字書有法而妍虞薛歐褚聲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表頌公書乃宜石半

天下皆公之碑爰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目儼然丁寧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顯而盛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尚饗

祭游景叔龍圖文

曩歲識君靈州之役晝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席同甘邊馬之塵僅免戰塲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遥春朝名閫月夕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賒于歲月幃車載旐已聞于窀穸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顧卒違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德孺侍郎文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旣偉公氣亦英黃河潮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鍧有聲旣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能屬鞬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敎旣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畇家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奸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

手以公為神凡人之情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祓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憚而以為病乃獨懐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逺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公若不然公不為竒刻公門戶奕世顯縈太師為父宰相為兄公又崛起岌業崢嶸宜繼二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鄉二邉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與人言公用寇敵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

哉人琴喪矣胸中之竒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為矣

予末小子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

如夢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贇文

昔仁祖之在御合中外而多賢其高才碩德功名道藝

固不可以縷數而仁厚忠信寛和亮直始終如一者有

如公焉方斯之時士或以為常爾而流風遺俗日益以

遠人方歎息于當年蓋世臣舊德今止十數而或出或

處若經星常宿隱見之昭然况陰陽寒暑日夜相代有莫得挽以留者而東海之瀕歷山之下又聞丹旐之翩翩譬如岐陽之鼓嶧之石其古文大篆略有存者而風雨蝕寖尋磨滅僅存一二于人間雖清名遠識純德懿行自可以不歿而懷賢感舊悽涼悲惻則惟涕下而無言寓一觴于千里魂髣髴其居前尚饗

祭范子夷文

忠宣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為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宣義

陽之城子夷一見兩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前後三紀可量此情中間出入仳離合并我縻于北子夷南行過嶠至海百驛是程妻喪子失始還其生邂逅相遇血涕交零如夢之怪魘極而驚已而大飲長嘯且歌言終此身期百相過曾不再見疾猶湧波崩騰而逝未如之何嗚呼哀哉我哭子夷豈但哭亡哭其承家義勇靡亢中廟之銘明著于章臺獄之峻獨身以當一斥萬里歸而徜徉百阨皆具謂年可長今又不壽漫漫彼蒼惟

名不隕九原之光尚饗

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爲可傷嗚呼應之宦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謗譏災疾低垂連蹇不釋于下位而孤児幼女婦孫臧獲僅飽于糟糠豈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于施設至于私門之顧子孫之計亦終負而不償嗚呼應之嘗悲人之死矣謂區區于是非屑屑于得喪者爲可笑而吾復悲應之

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真不足以芥蔕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間抑知與不知同歸于盡兩失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交游執友失聲出涕雖輿臺隸卒亦欷歔感慨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于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泣固人情之不免而死生禍福則難問而茫茫伏惟尚饗

祭范待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既不墜文正公之法度而生子復能自奮發入為天子從官出總邊吏號賢帥人皆曰太夫人之教也夫人治家既率循其先世教子又貴為時名臣近代以門戶為事者之至願而況錦衣華髮享其榮禄數十年至親屈天子之使襃恤于家則雖亡有不亡者其為太夫人之子待制所知未得上堂再拜為壽而遽聞訃音于千里之外是宜有以相待制公之哀則酒醴殽蔌之奠埀涕洟而送之者豈無從出哉伏惟尚饗

代范忠宣祭伯庸文

某昔謫安陸與公際會公德剛明而志樂易納我于仁援我以義因得盡心以濟公事公事之餘尊俎相對談笑詠歌陶陶天地遂得婚姻以永今世賢如温國寶公之季公友而愛同胞異氣而視老夫貴與相似季也入朝四方厭然公髮如雪行居季前都人觀之須禮道邊季留京師相我天子公返于夏康強蕃祉維國之正與家之治清德蓋人高名絶類夷齊以來有公兄弟丞相

云亡我則憂公及聞公訃與憂適同憂既往矣而哀在中中不可見作文以通從斯日遠君子之風嗚呼哀哉尚饗

代范忠宣祭提刑張師民文

嗚呼師民今復何言不摻公袂而奠公壙我謫于申實公所部山城草野嵐煙毒霧我匪公舊公非我故慷慨留連相知之暮念公之明明而有容忘情燭理惟道之中念公之材才不病物舉措操守惟義之㣂淮瀆頼尾

嵩皐汝川童兒野叟猶知公賢公德旣厚公疾不年理不可請則歸之天嗚呼師民尚饗

代范忠宣祭蔡浚明文

人有所懐失則茫然況于生死親舊之間君也眙眙淩厲奮發每將騫騰則必顛越十年之中進寸退尺謂君永長乃其所得云何半塗不行而蹶事旣移矣人旣非矣高才令譽若徒爲矣寓言數十隨涕洟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仲兄舍人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差知虢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已已之歲某罹家禍以墳墓之故獨居于鄭丙舍内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馮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于吾兄之兒女不知得于何人出于何

書而誰敎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其使宗親內外説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喪而卑喪從之不一一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而嫂氏移書汞(求)匪躬家反使勸其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內外大小凡舉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鄭人知之而爲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嫂氏既悔之歲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其千里偶得會葬于此平昔之恨庶幾少弭惟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尊主之德早歲家無儋石之儲敎養諸弟嫁諸妹宦

學婚葬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于時雖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為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早世不得殫見于事業菆塗京城之南十有五年而後克塟豈皆有命而復有時耶追念疇昔言悲心怛姑陳野祭以寄臨穴之哀尚饗

省墓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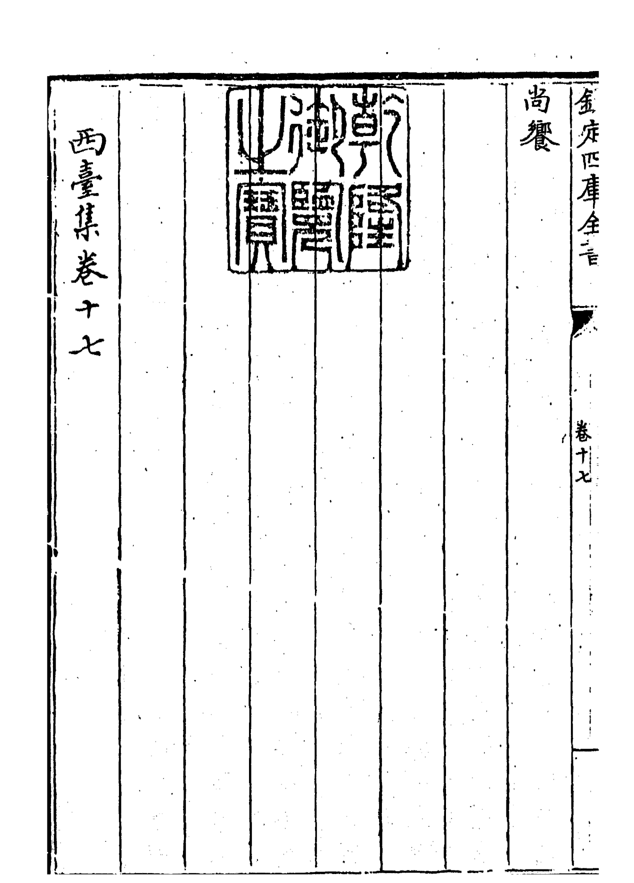
維年月日孫朝散郎新差知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兼專提舉黄河埽岸護軍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皇高祖太師高祖妣太夫人皇曾祖文簡令公皇曾祖妣楚國太夫人皇祖侍郎祖妣郡君皇叔祖侍郎叔祖妣郡君皇伯光禄伯母郡君皇考銀青妣永嘉郡夫人妣馮翊郡夫人某近蒙朝廷牽用攺守奉寧之官在塗來觀阡壠恭陳野祭祇合明靈雖入里下車具存于先訓而過家上冢寔賴于國恩矧如父母之邦更此松楸之託敢忘惕厲以墜家聲尚饗

祭代州祖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七日庚戌孫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騎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諸祖府君太保太傅諸祖母鄧國韓國代國夫人之靈某承君子之澤食祿于朝待罪河東來訪阡壠年祀寖遠潛德逾新松檟雖亡遺迹猶在不改山川之舊僅聞父老之傳兆域可分豐碑莫辨謹陳野祭祇合明靈想像歎欷徘徊終日敢忘惕厲以墜家聲伏惟

尚饗



西臺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張士銓

西臺集卷十八

宋 畢仲游 撰

五言古詩

雞鳴行

雞鳴問路行挾馬渡溱洧老樹勢突兀指點疑山嵴茅茨漸分明牛馬猶昏翳霜落路四平星沉天若水小民

幸安樂朝廷多賢士食禄乃强顔流連為妻子吾聞嵇

阮輩放蕩形骸弛而我小縣中區區又何理

自羅山入信陽再過金闗道中作

陰林寂無風鬼火自明滅山泉怨何事耳聲入嗚咽青泥濺馬腹黄葉沾人髮半夜渡前溪昏昏水中月

自山陽還至壽春道中有感

寒風切人骨晴日淡無色千里今又還何時許安宅此身方齟齬此地尤反側安得羽翼生高飛離楚澤

潁河夜泛

提攜俯清流自適固閒燕深行豈不好路遠怯縈轉撑舟上孙渚星月爍水面目力不自收隨波起花眩誰家種禾黍綠色壓秋甸樹密雲更深深雲昏山不見盂盤任狼籍起坐有餘戀幸偶東山儒况逢京國彥何人發高詠湍坐清風遍顧我童子吟奚能愧雕篆

從范龍圖月下泛舟

年豐閭里安歲晚生事歇官池公載酒痛飲消日月迫冬上青林山氣凋人髮坐若江海遊樓船中夜發冷光

飛太虛照我盤中葳清影落潭心逃遁蛟龍沒如窮河源邀相見崑崙峷怪石鈎我衣嵌空盡山骨工實富佳詠音動鼉鼉窟涌溢詞有源倒恐三江竭公懷滄洲趣一夕夢南越别有諫諍姿屹如韋補闕

五更　原注簡子思舅損之諸君

五更不成夢起坐倚東壁曉月下中天照我西屋白路行相衝衝林宿閒啞啞便欲就巾冠巾冠正狼籍

自靈泉晩過崇因寺口占

前峯竦而嵬後峯屹且峨冷月射溪水緊風平野火同遊獨無語此意誰知我虎避無情人出門不須鎖

宿崇因寺十韻

山大石巖巖平川沙莽莽深崖忽有路一寺何高敞彼僧胡為知迎我共攀上夜深眺前峰百里如指掌詩翁旋沽酒欲得詠令曩下筆皆珠璣嗟予豈能仰往來氣益乘欲敵不敢往回笑塵埃人何殊在羅網吟哦不自制逸韻彌清響便可書壁東留為異時賞

和子思舅氏晚出崇因之什

煙花寒已凝風色寒猶惡路雪受縈綿詹澌訝垂籜逰行想前事數歲只如昨漸欲過陰崖愁看冰鑿鑿

留别陳子思舅

三載豈不長回念如轉燭南行在今夕何以圖款曲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犢權門聚冠裳夫子偃空谷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足自怪離别間悽然悲滿目欲爲商聲操操變不可復欲爲秦聲吟吟短不可續杯行竟無

語慷慨遠空屋别後兩如何秖應保饘粥

佳辰

春風雪中來吹我堂上茵班衣次命服左右如卿雲芳樽洗復酌再拜屬吾親親年如大家四子十二孫子孫亦何事忠孝而能文請看今世願不必辭賤貧三牲昔易得軒冕秖榮身願以五百歲獻母為一春

再至兖州簡晁十二子履

送客客未至自作河梁遊清瀾浴曉日爛漫黃金浮蘋

蕖飄不斷悵望蓮亭幽憶君古堞詩八月如轉頭

靜勝軒

官居背西墉有居惟蔀室川原在其外指掌千里隅李侯富天巧鑿壁盜山色清風灑面至竹蔭横西北坐令方丈地萬古遺勝蹟詹氏南州來謂侯有靜德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軛權門聚冠蓋夫子偃空壁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得自怪塵土人茲焉憩行役欲為居士操聲淡不可識欲學幽人吟詞野不可易忘懷古今混問

道乾坤窄此意竟如何青燈夜方寂

古寺

崎嶇五六州夏行今欲雪亂山出已盡平地心目豁晴日午未溫霜雲晚如潑蕭疎秦樹遠曠蕩周原濶徑竹掩招提門庭苦淒颯廊低不可步壁朽何堪劄歲月驚轉頭是非紛若櫛行歸聊可悲再出尤凜冽用此免饑寒謀生一何拙

城中見山

塵埃埋馬足人事如昂沸朝餔尚不厭何暇論身計北山十里近雲色帶陰翳日日在目前無由謝城市

曹南席上分題警鶴

清風來九皋月出寒夜永故人聞鶴唳驚起同引領山遥聲有悠樹暗飛無影不若君子言詩書日相警

熙州蔣穎叔侍郎席上

仗鉞出金門投壺開玉帳高秋沸簫鼓萬疊環青嶂白雲襯湖底舟行若天上絶勝後將軍峽中惟四望

蒙泉美叔秘監名觀書帖繼示長句次韻

作官在閑地而我不得閑有懷南陽書三載顧未還駕言覲中郎踴躍心桓桓軟言慰孤寂芳樽潔晨餐詞妙編簡動理愜心意安期爲高人知匪效男女歡珍怪漸傾寫寶墨來三韓内愧無衣裾靦面依門闌元匪白眉者謬作青眼看古書羅異代千百猶未殫如何二王迹到今紙墨完若獲摩尼珠寘在承露盤開緘龍蛇踴偃蹇風濤寛熟視巳收卷愛惜還重觀筆意不可盡始知

學書難永懲出納畢敢近華省觀珍重難再覯出門猶
據鞍

感與簡歐陽仲純兄弟

昔我來潁州繫馬西湖濱潁州絶褊小所爱民心淳中
間入南國八載寄壽春去潁無十舍土風已頑嚚從兹
重所處不敢擇要津遷徙雖未囙常願為潁民今者伯
氏來得官邑相鄰民愚少闘訟所訊由饑貧吏贖不識
字况復能舞文惟有租與貸未免勞躬親而我無官事

獨得頤精神日高偃空房睡足方欠伸日暮近燈燭誦
書忘冠巾懶來起復坐自在如閒雲憶昨遊京師交友
千百羣賢否未可辨正直惟仲純仲純年始壯氣槩雄
三軍文章不待學下筆如千鈞飲酒或一醉萬物如埃
塵近過潁州見顏色彌清醇兄弟亦相遇磊落皆奇人
邀我上書堂為我拂素茵呼奴正大案食飲羅甘辛論
議不惜口彼此從天真夜川月色黑笑語猶相聞丈夫
各有志大者思經綸其志茍未得不如安其身何時買

鋤犂耕鑿潁水堧潁鯉如可釣持竿就漪淪相逢俟頭白不復思淮瀕

送王君儀北歸

不能送君行強題送君詩詩中有鄙語不是離別辭君長不五尺氣若千丈蜺談經掩衆口論道驚羣兒況君擅才華文若老吏為剛腸乏軟語面折不我隨人嘗論君材煕坐珊瑚枝疇能論君心清靜如摩尼奈何三十六未免州縣卑君裝赴國門僕瘦病馬羸太倉幸可糴

窮達慎所之儒冠易感慨華屋難伸眉紛紛兒女曹足令壯士悲工部貪採藥漢老甘茹芝不逢方外人勿吐胸中奇

贈盧礪

東風吹大河北客思故鄉門前車且留念此道路長子服儒衣冠其家有禁方非徒學之精而又心術良聞聲辨生死易臂知陰陽救瘵先閭里懶上王公堂子來視余疾反側方在牀頭風應手愈珍重不敢忘遺我刀匕

欒三年用康强我家之黄金我才非庾郎贈子不成禮

秃筆題欒囊

和孔毅夫學士題小閣

共坐既云隘出也欲何之晴脆日可負此地猜瑠璃朝

衣雖已穿襆被亦已遲緬思廬霍勝入手當何時

和孔毅夫省宿

拙學如拙商欲益翻折閲壯心消已盡況復形羸苶君

年雖不少面目猶氷雪漢署夜如何青燈兼白月

再和孔毅夫省宿

吾懶不閲書知書不我閲雙瞳昏仍眵四體病如苶黑鬚忽已蒼但未頭如雪空食驚何裨留連鶩歲月

和晁秘校

牆濕生野蒿簷低脇嘉樹涼飈屋上過故以逃大暑念彼遠戍人荷戈事軍旅而我幸安寧尚愧林泉主

和僧圓益題靈泉

我思靈泉遊不免去閭里山寒景更清觸目皆可喜茲

泉何潺潺究若雲霧起酌之無淺深邛再問泥滓盤盤山為腹鑿鑿石為齒噴薄無四時其靈止如此斯言聞于人豈得盡其理更喚山老來煩師問初始

壽李少卿

佳辰遡中元大弟羅燕席今歲共茲日冠蓋合佳客中堂上壽遲喜氣生四壁男女燕雁行尊俎皆潤澤惟公臺省舊况是文章伯明星在中天五福陰有力惟茲基本厚未止家萬石共揖廟堂尊蒼生日安宅南園椿已

大悠久與之敵長看堂上兒白頭衣五色

希魯奉議四兄生日

畫工畫青松慘淡千年姿遼鶴俛不啄又有龜如綦文人坐中間白髮衣帔帨云是東方宿來為壽者師再拜致此圖惟兄能似之骨强老于松心靜靈于龜形健瘦于鶴自與長年期從來事丹竈得道今已遲定應圖上人適照生之時富貴雖常情在兄奚足為王侯金滿堂不義乃滓泥豈如食舊德朝冠與朝衣況復源流遠後

昆未可知好看學行者恐是麒麟兒

讀縣父詩牓

縣地苦迫窄縣亭乃荒涼胡為君子來到此成詩章上陳圖史樂次道為政方終焉戒易足俾爾能自强荒亭實何幸得此人不忘年深粉墨剥辭意彌激昂誰云官冗小會有真龍藏其珠在人家門户常有光余來誦反覆感歎鳴中腸臨風亟欲和把筆猶徬徨安得杜陵翁為我題屋梁

讀于濆詩

于濆詩不多遺藁數千葉細觀作者意重歎令人拙雅辭清我骨勁氣噴壁裂感激生亂亡辛酸更悽絕長城句最苦三讀淚流血莫學蒙將軍功高家國滅

傷春

人傷春色老我傷春色深桃花未肯落半月羈吾心有酒且斟酒無酒將奚斟有詩謾吟詩無詩將奚吟詩酒兩不得坐媿桃花林咄嗟富家兒滿堂收黃金

苦雨

陰雲藏雨來風吼如海潮乖龍喜當路下雨連三霄平河忽瀰漫不見城東橋蟄者灌其穴飛者飄其巢惟有魚與鼉得勢饒腥臊雖聞雷霆震若有鬼神號禾豐不得斂穗濕依生苗農家堵戶歎始覺虛勤勞乖龍莫之悟自謂膏澤饒始知旱魃虐未得如雨妖

七言古詩

自羅山入信陽過金關道中作

村南聞鷄在村北土垈如甚竹皰㼐野蒿訹盡露溪潺

山樹燒殘空石骨疾風吹蓬如卷裘河水夜凍凌割舟

但願黃堂賀新雪單衣布韈非吾憂

濟陰

東州女兒年十七身在風塵如在室紅腮綠領巧相宜

露浥海棠嬌滴瀝態濃意遠畫不盡對客無言却真實

濟陰縣令為留連樽俎相逢復相失我讀古人書又愛

斯人美既未能忘情亦未能忘禮以情敗禮禮之賊以

禮約情情有止上不與汝礙崆峒之山下不與汝隔滄浪之水無山無水有城市只尺青樓三萬里東家酒香噴蘭芷對客醉歌而已矣君不見魯國有男子拒户不開寧老死

送范德孺使遼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匼匝金盤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氈作屋冰霜滿野飛鴻鵠道旁簫鼓動地迎鐵面蕃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

銀鞍半露貂裘煥日高賓館駐前旌饋客往來隨酪粥
河間未弛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
露面來覘漢冠服邊風吹雪罨氈城氈城在處為屯營
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之人識漢事
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勸知有從來忠孝名
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桑麻萬里富中原
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親觀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
不須鐵甲屯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宇況君總髮懷剛腸

往年司直中書堂單騎走馬絶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舉足安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烽火三萬日羽林超距閒金湯年年蕃馬輸漢地後車磈磊韋元黄顧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躍出尚書郎歸來躍出尚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送宋彦文通直從慶陽辟命

洛陽之人秀眉宇束髮從軍心自許南徹梁江西瀚海萬里相從舊賓主慶州之險山作城青岡路狹如鬬鼠

我嘗與君馳大漠夜掘黃沙枕氷土君今重行計安出羽檄攙搶待君處去年天狗墮地鳴今年擬破靈鹽城男兒鞍馬是常事髀肉消盡須重生況君到日春風發行雲夜閉沙場月戰馬沾泥不用嫌功成便浴譬人血君不見高平范公慶歷時往築大順人不知千金散士得死力橫山可取猶提携至今塞下呼老子關中使者公之兒當年議奏千萬語攻守二策真可師勿云近事不足道狄青之輩為偏裨

送田百里歸唐

田百里飄泊如雲心似水我每思之中夜起忽來訪我黄河涘抵掌欣欣不能已身形雖么麽胆大無與比兹行若過汝水濆為寄新詩與陳子

次韻和歐陽季默觀書紀事之作

歐陽季默年三十處世雖艱心地吉居于穎敗壞屋偪仄之巷而有倜儻慷慨汪洋之美質高才横騖若飛走横野騰山漫罝罼吾懶居家病益生絮帽蒙頭造君室

兒童驚竄前復後笑我衰遲見風栗升堂發箧數百紙

爛錦繁華照初日怒生風雲與神會怪走龍蛇堪股慄

奇蹤雖在人已亡今也源流若蕭瑟吾家緗囊亦三四

縱有名書未充實妻孥饑餓謂無用誶語如蛩常唧唧

黃籤青縹纔數種若比君家百無一後會慇懃定若何

人生聚散胡能必

次韻和晁秘校招飲

侯門公子桃花色岐路書生情反側羨君脫灑心坦平

交友如林真少得懷中有疏未肯上鄉里小兒空太息黄粱甑冷且沽酒為客典衣無顧惜淳于道舊酬五斗倒載不辭門户偪共約他年江海遊醉斬鯨魚尋李白

依韻和祖休承議

吾聞明霞之綺良工造若氏君詩工不到擲地方知作者神補天非是常人巧放懷似覺乾坤小名節雖高心事少君不見漢陰有丈夫脚蹈空山樹芝草

蓋公堂歌

膠西文人頭皓白避世不作諸侯客黃帝老子是其師短褐補肩人不識嗚呼相國起文吏能解干戈謀社稷諸田喋血腥未已封裏瘡痍與休息三齊儒生多說士强讀詩書談治國席間衆口亂如髮鄉飲明堂盡陳迹文人西來貌甚野杖藜柴車面黧黑坐言治道本無事要爾蒼生自安適爾能高卧知大體男子耕耘女蠶織用之天下如掌上况爾區區城七十相君再拜受其教舍以高堂奉顏色相君已死君不來千五百年人歎息

耽耽新堂作者誰濟州太守文章伯太守高吟醉太白年穀常豐無盜賊三牛倒曳九仙木大斤截落瑯琊石脩梁巨柱屹如湧磊落巍峩稱公德太守思公公不見闔戶張筵望南北詩成鬼神相對泣文就龍蛇驚辟易公今存亡詎可問况今自有神仙骨五嶽山高近城郭太守有堂奚不宅我欲寫公之意于鳴琴又欲畫公之容于四壁太守胡不置我于其側我欲奮飛無羽翼注目高歌淚沾臆

鴻濛歌 原注范龍圖生日

山川鴻濛火未流祝融羽衛行九州南方有氣纏斗牛乃生之人宜公侯諫書十上辭不留繡衣夜過咸陽樓清談玉帳羌戎羞羽林超距閑貔貅單車弭節沔岸遊世間萬事公無求茲辰歌舞良燕休湍堂賓客來曹劉再拜酌酒交獻酬文彩照耀珊瑚鉤願公壽考踰山丘以八千歲為春秋

海內

海内儒生十七萬日誦詩書頭白半中有成名當路人
却視詩書猶獘券猶獘券可奈何勸君收淚莫零落古
往今來此輩多

古冢行

朝行古冢東暮行古冢西冢中古人骨已朽冢外遊子
今何之朝食古道南暮食古道北道傍古跡不可見道
上行人常役役古人居今人必愛今有古人人不識面
前和好兒女顔背後往往張弓射拂衣歸去非不會無

宅無田歸未得長鞦短笏隨衆人斂首低顏為俗客深居晏坐尚恐喧平路緩行猶恐蹶口中有聲未嘗吐𤑌入喉嚨化為血君不見谷口鄭子真又不見蜀中揚子雲子真老死耕巖石子雲嗜酒惟醺醺丈夫窮達皆有命萬事得失非由人街頭沽販味雖薄猶可賒來傾入唇

提葫蘆行

提葫蘆竹叢裏鳴昔嘗見人學今乃聞爾聲草深山遠

徑路狹春盡日長花竹明往來行人竟何事足躡塍穿千里行離家去國已牢落况復饑渴貪前程是時聞爾勸沽酒下馬解帶留長亭

花溪四松

君不見吾植四松樹多植六松非溢數高纖筠籠避猛風頻挑壤穴防根蠹直幹清音已可憐短長尺寸詩可傳草堂舊客今安在錦里花溪四百年

觀文與可學士畫枯木

聳偃樹石名天下後日良工無及者任侯借我枯木圖
石氣蒼茫若唐畫畫時只用牀頭筆與可覯題是真蹟
霜皮合抱隱不彰老蓋夭離存半壁梢摧骨朽心已穿
幹爛龍鱗體猶瘠生意雖休根柢在倔強杈牙倚天黑
膠流斷節文理深笋枝剝落如針直坐久疑行古塞外
凌空慘淡千年色起身就視覺有神不見筆痕惟淡墨
豈徒揮洒無人似苦節清風貧到死任侯珍重竟何如
不獨畫好心君子若使與可為俗流枯木雖佳侯不收

楊照承議蘆鴈枕屏

畫師不肯傳風蝶故作枯乾逞奇絶淸秋未合結繁陰深戶何曾洒飛雪雪裏鴨兒苦耐寒眠沙枕浦白雲團黃蘆槭槭枝葉乾江頭鳴鴨恰飛起恍如身到瀟湘間瀟湘洞庭雲水隔山路坡阤斷行客從來冬景畫已難況有翎毛似鶴白已覺氷漫稻粱少更疑水宿溪堤窄生平有道付滄州今日牀頭行動色屏風主人家近便我昔曾過潯陽縣田蘆野鴈嘗親見出門觧榻定相逢

借我江鄉今對面

西臺集卷十八

西臺集卷十九

宋 畢仲游 撰

五言律詩

出郊

出郊雖已遠已似惡塵埃徑穩車先到門閑客自開花從今日見會是隔年來載酒無知數揮金可快哉

索馬

索馬周岡寺鳥鳴問去程頑風入衣冷寒日帶霜清朝市心雖懶江湖計未成因循已三十真恐悞生平

信陽道中避暑

下馬湯家市前村數里賒敗籬氐少蔓簇舍豆先花放柚從風入停鞍待日斜欲知為客恨更久不成家

郾城道中阻雨

秋雨連三晝羸驂驅不前氣昏吁可怕雲斷複相連風急時翻蓋泥暄懶著鞭窮途不須問吾道付高天

許田道中雨止

索索風回陣暉暉日弄晴掃門收石潤走馬覺身輕路潤車添轍泥乾僕問程暮川行客遠雲氣自昏明

虞城病中遣懷

本作看書室翻成搗藥堂心違經歲月病久怯風霜未數囊中帙先論肘後方喜聞臨賀守鼓枻過湘江原注長凡國博守賀州已滿歸必有藥物

望王屋

感激愚公事傳從太古時伏中猶積雪雨上見朝曦氣與扶桑接心疑峻極甲天壇如可至吾欲摘參旗

過朱僊驛

氣象皇州近川原暮靄中沙平千里白日入半城紅出處形容改驅馳歲月同身名行可料天地一衰翁

還居頳谷

漸入深山處都無客到來輕裘勝挾纊渴飲當銜杯得失情何預閒忙老共催清風一披拂安坐與悠哉

定居

臘盡風霜急東城始定居豫抄新歲酒却讀少年書好事心渾懶談空病未除轉頭成四十吾道竟何如

贈脩顒上人

巾鉢來何所茅齋近竹林能談高士傳會得祖師心我識詩情苦公求理性深三年居潁水誰復是知音

留别損之大士

去去南州遠無人可問禪韋懷從此日聚首在何年水

落城東路風清淮上船我心須自寫彈斷古琴絃

河陽閒居

飄泊戍留滞河陽見五春壊池無過路委巷作比鄰擯食稀留客肩輿懶倩人臨流休照面自合鬢如銀

河陽重九

佳辰雖可重無客共登高蒸粉隨粗飯挼花對濁醪放歌元不解擬賦亦徒勞坐聽兒童語悠悠愧爾曹

獻壽二首

慶日三陽近高門附帝居迎祥春入暮獻壽晚連裾中
子今持節諸孫日誦書始知題萬石未足大吾閭
家近黃金闕筵供白玉船兩孫今應詔一子日朝天壽
酒如鱗次斑衣作陣圓夢齡人試數從此更千年

佳辰二首

傍臘春猶遠佳辰氣自和慈顏親事少壽相比人多姊
妹新爲會兒童預作歌萊衣容醉倒始奈錦茵何
户內三千口誰爲第一樽清風傳舊族陰德助吾門阿

母神仙降班姑法度存他年堂上燕侍立見元孫

姪馬子試晬

去歲當今日兒生在北堂眉疎才必秀耳大壽應長乳驥蹄猶小冥鴻翼未張吾門如可大藉汝志强梁

早赴城西倉即事呈諸同志

上馬雞鳴後都門四望中曉光欺月色和氣挾春風計拙功名遠官閑況味同醉鄉如可入相率慰飄蓬

就南排岸謁宋成伯不值而還蒙詩見贈次韻

懶作青門客來尋隱吏居上堂誰解榻窺户却還車似怕臨池驛空翻插架書生涯知有地共學灌園蔬

乙亥歲八月十五日夜同景叔知府少卿冀道提舉大夫望月于河中之名闇堂兼簡襄守歐三叔

弼虢守孫八元忠二首

上樓初照席條華漸分明佳節三秋半前期一雨晴冷光天外散高會世間清坐久疑輕舉微風習習生

秋深仍雨過望月宴高城列岫呈中夜微雲避太清星

沉天若掃林迥野無聲故友知強健應同醉五更

陪蒲守景叔學士會暢家園

亭幽宜更酌樹近合頻行蒲劍槮槮長荷錢疊疊生隅林千岫踴帶郭一川横共選尋山屐無心更濯纓

沈丘縣遇冬至夜會吏仲明叔

佳節無佳句留連小縣城客來爐火著人静佛燈明把酒隨時俗高吟屬弟兄令人驚歳月屈指是新正

次韻和宋寧道太祝許氏園席上

雅宴屬才華清詩自一家高談落風雨醉目傲煙霞席地疎林隔傳杯小徑斜再來春已老猶得醉殘花

次韻席上

無寥情易感多病酒先除城影落平地月光飛太虛高吟空有調倦思本無餘讀罷傳三鼓披衣歸我廬

夜宿崇因寺述懷奉呈諸公

月老庭除白火明山頂高酒容無俗客詩興任吾曹促席暫讙譆思家還鬱陶坐聞鐘磬響那免話離騷

寓宿樂明之殿直家戲作

地狹開爐小門深掩徑斜雨寒氷裹木風怒雪翻車北第頻留客南園欲探花我身無定所酒到是吾家

會草堂嘗酒戲成四十字呈子思舅

白酒旋開封身如鳥出籠愁腸先抹倒醉眼任朦鬆甕近那妨就杯寒且更烘翁居鎮如此我馬又西東

酒後

為爾題詩句詩成莫浪傳避人那是怯勸酒自知妍翠

袖身如削清歌喉未圓良宵誰與並明月共嬋娟

次韻子思舅

幽居山霧合日色曉相交凍馬空嘶棲癡鴉不離巢舊醅澄綠沫新橘破朱苞我豈揚雄比無須苦客嘲

讀子思詩二首

子思詩二百開卷淚沾衣今世識者少古人能亦稀當年出咳唾此日成珠璣誰憐盛名後妻子貧無衣

子思詩句好當日少知音不作蘇梅體猶勝庾鮑吟鄭

城山不改清顈水猶深試問安良事流傳直至今

次韻李成之待制見寄

有客昔遭遇郎官帥秦川得聞欣燕處佳句出天然羽翼九萬里功名三十年詩成傳萬口世俗累都捐

次韻和子夷秘校見惠之作

啓函如會面懷抱為君開昔有風騷主今為伯仲才士風門外轍生計掌中杯早晚依閭巷烏巾恣往來

次韻楊久中阻雨

雞鳴雖不改人病自添慵地滑泥無跡簷疎瓦有松天低渾似幕雲起不成峯欲決繁陰破慙無利劍鋒

次韻和越州監酒鄭令七兄見寄

去國悲新壟還鄉曳故裾澗寒迷路晚花落度關初計拙家無補官閒睡有餘生兒如可教早晚大吾閭

讀將叔弟送路帥詩

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珍重吾將叔當時亦苦吟

和宋成伯

度日門長掩尋春事已非鵲驚隨吏散燕熟傍人飛手拙裁書懶頭昏漉酒稀坐來空咄咄不是悟禪機

蔵澗曹正叔有詩見寄因以答謝

子學有餘力我生無定居與人常不合謀已一何疎酒熟同誰酌詩成懶自書會須還潁水高枕閉吾廬

得來書有感因成四十字呈庚仲宣仲

獨坐長如醉書來意暫醒未能論會合猶且慰零丁客

少庭稀掃人回戸又扃歸期試問卜見說紫姑靈

寄南齋諸君兼簡攸之公遠

寄語生平友睽違情若何每斟樽內酒常憶醉時歌大賦相如巧新詩子建多幸頻傳數紙且欲慰吟哦

寄鄭介夫

鄭子安強否梅花萬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龍鱗北闕今無數南方信有人可憐妻子在年少不謀身

次十五里店寄交代楊十七判官

世事元無定吾今得已多轉頭新歲月開眼舊山河蹭蹬如君少因循柰我何此生深會得不用接輿歌

和李善初會張范二公

會面雖難得親情豈易忘定須留客醉應話老夫忙地去朝門遠身依古寺凉相逢拚一醉千日未為長

從軍還京贈羅適正之奉議

一別書渾廢相逢老可嗟免為邊地鬼還宿故人家塞路風霜惡京塵歲月賒衰顏不重少兒戲煉丹砂

出巡河東與徐勲宣德

防敵無時節論兵有是非屯營蕃馬健部落漢人稀土屋穿寒月氈裘護鐵衣相逢一樽酒分首雪中歸

送寅亮宣義赴明州

隨分之官好舟行不計程江山新入夢風物舊知名客館離人醉賓筵楚士清須知今夜月近海更分明

罷淮漕歸汝

任拙因成懶求閒偶得歸前途純可料往事盡成非汝

岸瓜田薄風川雚逕微終須一遷徙知有濼魚肥

至鄭州望故陳子思靈泉舊居愴然有感詩以述

懷

夫子嘗招隱雞鳴汝上川飲徒隨手散詩草任人傳甥舅元相好妻兒也可憐有魂招不得嗚咽問靈泉

忤俗

忤俗真堪笑謀生又不能放懷衣落拓高卧髮鬅鬙面垢常揮汗牙衰怕嚼氷狀頭鬆拂弊不會逐青蠅

書懷

高城壘脩竹小舍似山居痛飲謀身懶高歌與世疎拂衣慙國士買釣夢江魚可笑虞卿老窮愁强著書

永日

永日梅空發夜眠分作題不因懷北客未折向南枝渡嶺朝雲斷緣江春路遲如何夢中作常勝覺來詩

秋風

天地東南遠秋風萬里來青風如漫語白日會相催頭

帶千莖雪心闊一寸灰說歸歸未得江海路悠哉

夜雨

夜雨洗殘暑秋風應候來庭柯色未減黃菊意將開布被已思夾霜鐘漸欲催歲華空向晚心事日成灰

破屋

破屋風千穴穤踈日一竿長巾籠短髮舊褐怯新寒道路形容攺悲啼骨髓乾乾坤非不大無地得閒官

踈簷

疎簷围鳥雀畫壁飽風霜汲水三村遠誅茅半畒强齋錢隨客意佛事寄僧堂月落人相對陰陰塔影長

早起

起作南樓望山河在我傍春風入河濟曉霧合嵩行帶郭名園少穿雲古岸長留連成皓首何處是吾鄉

策杖

策杖西原上東風意浩然山河思舊隱日月换新年徑曲穿林巧樽移席地偏野花誰飣餖故故簇平川

亂水二首

亂水號新港頽雲蘸古城山樓遥出沒野日自昏明樹冷禽聲滅霜高鶻翅輕夢歸今未得寂寞寸心驚

水落芙蕖老山高薜荔長野雲吹不斷晚雨氣先涼信筆題詩逸停杯漉酒忙酣歌露雙足有意濯滄浪

恭輓神宗皇帝二首

御極三宸正調元一氣溥銅臺漳水夜玉匣漢陵春地拓山河舊天升日月新自今遺老内有是四朝人

北極迴天象西陵法帝居松門黃道直帳殿紫宸虛宴罷千秋節哀纒六尺輿御詩兼手詔新見睿思書

恭輓哲宗皇帝二首

徧覆仁無外尊居道可名就堯方日出過杞忽天傾海闊金凫下宫開玉鏁鳴早知龍竟去鑄鼎不須成

容衛千官出攀號萬國同新名西下壘空定北郊宫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孤臣如在列應許抱遺弓

恭輓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四首

受遺開嗣聖約禮避前人聽覽從公議艱難付老臣官車閶闔晚帳殿輦原春似待吾君長雲軒即上賓聽朝驚屢輟端拱異平居垂殿簾初徹因山道已除書遺長樂記音斷濯龍車誥下猶加恵華夷定宴如因革功兼至權宜道可稱力扶天步穩端拱太陽升板寢移彤管泉關付漆燈須知天子孝不獨奉園陵勲業三朝盛哀榮萬國同人疑無外戚家不選中宫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憂勞如治水九載亦成功

恭輓欽聖憲肅皇太后二首

維昔艱難際安危屬母慈元龜猶不豫大策更誰咨搴霧雲方合當空月遽迷聖君常泣慕常以舜為師

嗣聖當天日權宜道不居力明當辟事豫下撤簾書備物端門遠神遊武帳虛不知任與姒較德定何如

恭輓欽慈皇后二首

神考當天日宮闈祝燕禖日符元有感坤軸欻先摧追册音容閟攀號吉葬哀行知九虞祭欽聖伏同迴

緬懷章懿事聖孝代相傳比上欽慈册還同明道年玉衣晨不整帳殿日相連聞說詞多感哀容可動天

輓司馬温國公丞相二首

黄髮來雖暮丹心病未休艱難天下事際會老臣謀似覺浮風返空嗟白日留定知名洶洶萬歲與千秋

禮絶非因貴哀深却有榮世間都畫像海外亦聞聲後事雖從老前賢是友生故應房魏輩泉下定交情

輓范丞相忠宣公六首

曳杖三朝老持衡一品尊忽同秦逐客幾見楚寃䰟公
衮方還第輀車已及門遺言不須記一一表中存
出處從來定榮華取次休嘗看居相府只似在安州不
事千金產能捐萬户侯哀哉天報施僅免葬江流
伏枕言雖少遺書志可哀尚謀裨國事猶欲盡人材白
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更驚諸老盡吾道信悠哉
大節誰堪擬危言每可驚不韋身外物寧向澤邊行近
闕官皆復還家没亦榮升堂誰慟哭知是老門生

忠義傳三世衣冠盛百年功名富貴地父子弟兄賢被放長如往生歸豈偶然至家還不起無處問蒼天揮淚西原上晴雲為我陰誰知如望歲竟不復為霖主聖空捣已民思未絶吟已休還一慟非但哭知音

輓司空申國吕公六首

浩蕩風雲地哀榮屬老臣兩朝尊柱石三世擅經綸際會看前輩安寧付後人不須論制作風俗近還淳

騎吹西城曉衣冠一望中尚疑歸鄭國還似葵温公道

在民先定兵銷歲自豐故知伊吕事千載有遺風

試論司空事還如慶歴年鹽梅雖國論衮繡是家傳二

聖知人望三公託世賢奚須論燕處無事不起然

歲月還箕尾風雲暗上臺定起三界外元自九天來氷

木邊巡合泉門颯沓開太平雖已見吾道亦悠哉

位與諸公絶恩逾上相尊朝廷惟再拜論道掩諸昆體

貌傳三世光華聚一門蒼天苦難料端坐讀招魂

道繼三賢後名成六相齊氣摩南斗直功蓋北山低背

日衣冠祖穿雲函簿述道旁誰白首堅卧作兒啼

輓王元之相公二首

門風清可尚有道付陶甄舊載傳家榜新承顧命篇遺文星轉斗定策日升天東府功名地安居十五年

道與風雲會恩留雨露滋小心黄閣老大手白麻詞家有衣冠盛朝無故舊私不須三寸舌終號帝王師

輓歐陽伯和三首

不起斯人疾哀歌未是哀淚流千點血心死一團灰白

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半塗成永訣天道信悠哉
慟哭西原迥晴雲爲我陰山河一長劒生死兩知心世
譜傳來久天文驗自今此名埋不得未信九原深
純孝慈顔感悲啼令季傷鳥飛元傍母雁少不成雙壽
夭從開闢賢愚竟渺茫不須論甲子未省鬢毛蒼

輓履中學士兩首

孝悌由家法詞章亦世傳婚姻甥舅好門戶弟兄賢間
疾猶樽俎遺文謾簡篇平生惟一轍何事不長年

漫向蓬丘老都無一遺車家人新買道弔客舊通書樂事生來少兼官病後除蒼蒼吾欲問生理竟何如

輓晁端友著作二首 原注其子補之來求

好學五車富輕財四壁貧風流漢家令文物晉詩人門户青氈舊窮途白髮新招魂誰解意慚愧屈靈均

試問生何事清詩七百餘文凡無舊產妻子有遺書散誕謀生懶高情與世疎蒼天高莫問長短竟何如

輓李成之待制六丈三首

高論嵇中散行吟楚大夫笑談雖自若放逐竟何辜浮

世終難料蒼天不可呼莫論身後事忠義付諸孤

西帥旌𢂞舊東州几杖新偏裨嘗破胆徒弟盡書紳雄

略渾無敵沈機妙若神不須鋤盜賊公在本良民

道孤存白眼骨朽任黃泉不與今人合空為後世憐文

章還誤已窮達竟歸天遺藁知猶在應容手自傳

輓盧華通議三首

耆宿今多少惟公景德人家隣吳市卒名重漢庭臣路

在猶耕月門閒似送春纔知圖畫好時見舊精神

教子生前貴休官物外榮居家金節重開户玉棺輕江水元如舊松林長未成秪應山鳥憾長向壠頭鳴

誰記先生事聲名五十年素風人不及陰德世相傳氣與名流合官隨子舍遷闔門賓客散悵望白雲天

代范忠宣輓中散某公三首

平日書生貴中年使者尊繡衣雖去國珠履會填門奏疏皆民事遺言為國恩哭君無好句端坐獨招魂

宿昔函關路遊人作上官鷄鳴軒蓋入馬到吏民安苦
節摧頭白清明過齒寒生平彈與掛只是一朝冠
解組將安適無何乃故鄉門庭雖取次詩酒是尋常車
過音猶在琴閒調已亡因居悟生理天地只茫茫

代范德孺輓李稷運使四首

倥偬軍中事飛騰使者尊龍岡雖有地馬革返無門未
見朝廷誅空遺子弟恩不如行楚澤先自作招魂
萬里魂應返沙場血未乾幽明新雨露恩怨舊衣冠聲

作虞歌易詞賡楚些難莫憐歸骨晚弔奠只空棺

吾道何伸屈斯人忽已亡夢妖非二豎風變哭三良室

有千言記塵無一窖藏舉頭天色在今古自蒼蒼

遺札何堪問知無封禪書殺身今已矣報國事何如人

去衣冠在魂來戶牖虛應同廣川記惟見玉蟾蜍

五言長律

送太師潞國文公致仕赴闕朝覲歸洛

事業觀前輩河汾出異人擎天為柱石蓋代服經綸早

歲登黄閣羣公會紫宸指揮平大盜咳唾福生民契合
由天意威行靜塞塵飽聞鳴鸑鷟久已畫麒麟陰德歸
宗社昌言啟聖神功成絶能口道在不謀身自昔規模
定于今風俗淳立廷山不動容物海無津丈力揮南斗
台光拱北宸英姿元友業雄畧只逡巡慷慨遺軒冕光
華被搢紳十年三冊命四海一師臣貴極多齊物名高
御任眞氣完神洒落骨老石嶙峋正殿需雲合初筵醴
酒淳異恩非故事全美勸朝倫高卧鵷鴻集忘懷烏雀

馴驚熊心益壯原注驚熊九十為文王師曰投石超距吾即老矣坐策國事臣心尚壯尚父德逾新行色嚴舟御榮光照席珍二疏翻小節九老盡佳賓坐上文章士田間道義鄰曹劉不難致園綺會相親顔脫居塵外逍遥占水濆孔光靈壽仗山簡接䍦巾戢子登門晚微官侍坐頻倦遊心落拓多難骨酸辛懷古悲寥廓低顔任屈伸鄒裾羞掃地墨突自營薪餓死猶思洛當年偶過秦塡溝知幸免彈鋏更何因宦况淳于戢交情鮑叔貧廢書頑度日逃飲病酬春請謁衣

冠棨留連體貌均不堪名碌碌尚辱誨誘誘器小甘無用詞繁肬重陳綵衣園鶴鸗壽酒吹魚鱗江海新歸計乾坤舊化均終篇懷感激肝膽覺輪困

送交代楊應之判官歸洛

借問楊夫子還家洛浦春雨為黃綬吏雙健白頭親烏幘斜欹面班衣穩稱身鵲靈方報喜龜夢久方神原注應之光禄君嘗夢遊壙中見其祖禹旁有龜行謂光禄君曰以是賜而為子及生應之遂名龜寶取史記所謂龜者國之寶也高卧今賢相居閒舊老臣上堂從隱几侍坐好書

紳存沒空懷感交遊素耐貧先生墳上淚御史甑中塵
嵩頂饒穿屐伊流慣幅巾直絃歌太尉曲學笑平津自
滯心元懶偷閒味却真折腰陶靖節散髮屈靈均王屋
風鳴籟龍門月漾銀白芽烹澗水緑笋當江蓴折鹿諸
儒喜騎驢大尹嗔贈人袍已弊賒酒券常新小子元疎
放忘歸任屈伸馬肝嗟屢食犬吠脫無因文史慙方朔
形骸謝伯倫肥同球履客寧作醉鄉人瓜熟叨為代情
親願卜鄰乞戕金鑾燭試研玉麒麟祖道無供帳停車

有吐茵心胸兩傾倒轇轕動星辰

送鄆州楊子安教授由京歸洛

好去嵩陽客清河穩放船東州新學校南郭富林泉唐道先生敏爲文子弟傳烏皮常隱几黄絹動成篇太尉風流在裴休理性玄老松生幹直大海得珠圓肆筆君房好論才賈傅傳尚書行給札博士久虚員獻策諸公喜談經衆手編長鯨鱗鬣就儀鳳羽毛鮮小子甘環堵窮途懶著鞭家貧門外轍酒價杖頭錢官冷雖知命身

間學問禪功名看異日交契懶同年明月行梁死涼風度頴川叫閶宜上疏負郭莫歸田散飲盃投地更闌斗挂天離懷吟不足彈斷古琴絃

早寒

十月清霄永空齋已怯寒霜籬飛葉落風案拂沙乾晏叔狐裘穩公孫布被完簷澌方綴瓦井凍漸封幹餒食留鷹距虛驚落雁翰誰來沽酒飲自笑典衣難想望存心曲嘻吟泥筆端河氷思澤國路雪寄長安邑邑爐灰

冷熒熒燭燼闌門前生計在葦蒲稱車單

西臺集卷十九

西臺集卷二十

宋　畢仲游　撰

七言律詩

興龍節

簪笏千官拱帝宸四方同日燕君恩五絃度曲南風應萬壽稱觴北極尊金奏無譁覃雨露瑶圖有算比乾坤願為善頌賡天保如日如山萬子孫

羅山即事

吏情臨老盡偷閒異縣人風倦往還古屋半摧元是塚重岡相帶不成山昇平是處容餬口應接非心秪強顏早晩騎鯨跨滄海欲拋簪笏寄人間

信陽軍筵設樂口號二首

談笑西州塞上春歸來不薄兩朱輪功名致主期三代忠孝傳家第一人御史平生能許國將軍未老肯謀身義陽今與淮陽比汲孺當年亦諫臣

曾將行事著成書前世嘗聞近世無帝闕天門辭禁近蜀山秦塞任崎嶇殿帷昔用書囊染皮几今隨道帽烏忠孝成名生計懶義田十頃近蘇湖

至曹州值羅正之著作部夫河上有阻會合以詩見意

百里傳書浪有期到頭樽俎恰相違春回通汴花爭發氷泮明河客未歸年老無成今世有身閒不飲古人稀諸公憐我如相問為道因循未拂衣原注穀熟羅仲元著作與定陶寧陵

下邑諸宰皆相識也時與正之同部夫河上

內中考進士

北風吹雪舞長廊束帶三千筆陣忙地色不通金瑣澁天香未散玉爐光龍墀暴漲詞源湧鶴駕迷空羽衛翔三月漢庭重射策幾人彈犢待王陽

入內考進士同考官唱和三首

早歲成名地已尊徘徊五十始乘軒官同長孺寧居後疏似王陽獨上言道氣鬱紆灊嶺秀詞源浩瀚峽江渾

研未共較公孫策坐覺文風似建元
未得還家意不忙日斜人散傍修廊白頭已向新吟懶
青眼相逢舊話長高閣無聲沉晝漏側門有路想天章
聞公自謂忘懷者今日情懷豈易忘
明光寓直偶然同八百儒衣度漢宫下筆春雷從地起
擧頭帝座在天中條陳不啻三千牘品藻今惟六七公
況是篇章容易得好今編集附唐風
登瀛閣

穿池引水事清幽水有寒魚釣艇浮慣識蓬萊好風月裝成滄海舊汀洲波涵弱栁雙行影露裛衰荷半頃秋從此東州富賓客非才先得從公遊

余除鑄錢使者居厚除尚書郎俄皆銷印即事二首呈居厚

出處平生大致同中間得失等雞蟲髡髦昔似晉羣謝華髮今成楚兩龔握有蘭香爲子祟御無銅臭坐余窮善和舊宅殘書卷只合連牀聽曉鐘

病鴻垂翅噤無聲慣見虚弦莫浪驚二仲卜隣元不惡兩生堅壁未嘗行出關誰識爲周史入社猶堪伴洛英都把首陽山占斷採薇到老沒人爭

秦州道中

單車五月使西州行入秦關烏鼠秋蘇季金多纔過洛子房功大願封畱新詩欲報難開口舊物閒思若轉頭邊戍移書謝妻子擣衣相寄不須愁

別從事

從事歸來半白頭吾今便欲別南州穿花載酒知難得散髮行歌且自由官小恰爲黄綬吏興濃思共赤松遊莫嫌潁上生涯少會向焦陂買釣舟

潁州道中有感

異鄉聞説潁人賢我到常疑地使然江泛五程無險岸馬行千里盡平川新禾狼籍團團遠樹婆娑簇簇煙寄語汝陰官長道會須日上泛湖船

臨潁道中值雨

野氣寒雲漫不收飄風送雨冷颼颼路長馬怯驚蹄滑

巢濕鴉飛打樹稠計拙甘為黄綬吏途窮空敝黑貂裘

閉門坐臥眞安穩吾道東西不自由

暫居河上獲從致政丈朝請之遊仰慕高風因成

拙句

葛巾欹側鬢毛踈安穩揚雄宅一區縱酒偶然因客至

行歌渾不用人扶穠花嫩蕊何曾歇小榭幽亭亦勝無

春日出郊惟跨馬牡丹纔發到西都

清河閒居

書囊藥笈付妻孥解語嬌兒戲坐隅几淨飽看新印史壁高親挂舊山圖待憑風月招佳客豈有功名屬腐儒小䁾接䍦巾自落未甘散髮號狂夫

望春宋公第

宋公池館舊相招人比青松更後凋但怪麒麟猶素壁不知祥鳳已丹霄賓筵揖讓雖分散儒館風流未寂寥不比塡門並擁篲百年纔過卽聲銷

題崇因寺

閒遊偶此共攀緣勝事誰能為我傳山鳥無巢任來往溪流有石更潺湲路迷空谷寒生霧目極平林遠自煙便是瀛州與方丈不知何處有飛仙

過天清寺

收拾閒官作伴來百年懷抱為君開高標不數慈恩塔逈眺如登單父臺料有神明扶岌嶪恍疑星斗接崔嵬不妨痛飲相牽率待把生涯付酒杯

曹南貢父學士席上

眞珠花小帖題垂不分蘇州說杜韋漢殿香新初著體楚宮腰怯未勝衣風林巢穩鸎雛嫩水閣梁高燕子飛欲作清詩答清唱恨無清思敵元暉

賀吕子進舍人告謝

金殿移班再拜歸門庭未冷又光輝百年相府風流在三世詞臣際會稀應復異時當化筆莫留同甲弊朝衣似觀天上三階正又有文星入紫微

次韻和子思舅

聞說幽居傍北溪莫將歸思作新詩未為野客隨翁去應被山僧笑我癡近日病中為酒敵（原注舊有戒酒之意方可為敵）他年物外得禪師林泉漫有花開約借馬相從能幾時

和陳子思舅探梅

曉過東堂探早梅山翁指處一枝開只憐舊路無人到誰為新詩有意裁晚雪欺凌空自怨春風吹拂似相猜更須催問今朝客有酒有花宜早來

次韻蘇子瞻内翰入直鏁院賜官燭法酒

蕙金作帯玉為郎夜步花塼拜賜忙絳蠟持來元未點黄封纔破已聞香星隨燼落花猶在霜送杯深味更長乞曉郤穿丹鳳入白麻宣對殿中央

和趙達夫入試院

不帯書來倦日長詩傳新語似襄陽工夫不比唐風集氣味如聞漢著香醉酒典衣吾已老賜袍奪錦子行將憑詩更作騷人體為説幽蘭靜處芳

和趙堯夫晨起

留連夜色城中月造作秋聲雨後桐殘燭有花非目眩宿酲無病似頭風未從丹竈遊方外且對黃粱說夢中三十萬家天欲曉非烟非霧氣葱葱

次韻和應之判官寵示之作

青衫補綻髮鬅鬆未信無文可送窮醉入南山題石虎夢回西洛賦驚鴻君才特起如秋鶚我病微吟若夏蟲場屋舊遊都老大可憐樂事轉頭空

和呂紀常奉使契丹

雪壓胡沙老上庭春華雖減使華增且看意氣並人物未說文章與吏能鞲淀早行圍曉月滹沱還渡坼春氷紅牙新下都司誥異日應須五色綾

次韻和錢穆父提刑九日登鄆州樂郊

酒面吹花點客衣茱萸採盡葉離離著苔不掃迷三徑綠竹長生任四時文會難逢嗟已散清歡易失卻成悲北垣龕石皆陳迹賴有曹南慰我思原注樂郊有劉厚父永叔聖俞貢父

同賦詩刻石而今惟貢父在

和錢穆父舍人

簪笏三人共一班仙凡回首不相關連名花判圍宮硯隔坐香焚暗博山紅藥對開堦兩畔紫宸入侍殿中間更知外省文書少草罷詞頭閤老閒

寄鄆州李常武兼簡王希才先生須城王敦夫

胡鬚洛面少知音會愛清閒忙至今負郭買田元有意上書論事已無心參軍近日詩情老居士從來理性深

若見須城王令尹為言憔悴白頭吟

寄歐蔡二家兄弟

人靜身閒日月遲酒來誰共倒玻瓈吟如峴首山前過醉似武陵溪畔迷新夢未曾離顙上舊交長是憶淮西郡城到處頻行樂駟馬驢車理御齊

和夷仲寄仲純叔弼

流水無聲凍未銷故人何日許相招霜花開徧城頭樹月色塵添淮上橋十載塵埃身碌碌百年杯酒意飄飄

弟兄已有東歸意早晚同來採藥苗

和河南尹上清宮祈雪

旌旆十里駐卭山夜醮琳宮太古壇寶殿降眞方隱隱大田彌望已漫漫撫封和氣通為潤載路歡謡不避寒瓊苑玉樓扃大内惟瞻銀闕在雲端

和董十二司戶見寄

官居破屋兩三間佳客留連我厚顔一月俸餘纔有酒十分地僻卻無山折腰州縣慵來久散髮江湖願未還

不是清朝甘吏隱偶因多病伏安間

次韻魏承議

翠柏相交夾路深閉門憔悴白頭吟曉風駕月粘天去宿雨堆雲接地陰酒伴留連非北道交情珍重比南金近來髮落牙仍缺惟有如丹一寸心

次韻和貢父學士遊左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歸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僧軒愛客長開戶沙鳥近人不避舟一塔清風來自遠三樓寒月影相留

酣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

次韻和裴士傑庫部對棊上貢父學士

吏散公堂訟已平東軒一局晚牕明風雲不動星辰燦樽俎無聲玉石爭意外死生由巧拙手中舒卷作隂晴自憐小數非秋格坐久惟聞鴻鵠聲

次韻和褚恕通寮推淮上有感

小牀高枕臥書空節物凄凉歲歲同錢在杖頭嘗自醉花開門外為誰紅君閒好事棊成癖我病裁詩句不工

故國欲歸歸未得東風隨夢去匆匆

和梅德充見寄

前年離陝宴溪傍白髮蒼顏各老郎親意百年楊仲武原注楊仲武之姑嫁潘散騎所謂潘楊者也而某之外祖乃德充之大父也友情千里晉眞長原注晉劉惔字眞長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孫盛作易論語簡文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固應有以制之論詩手出都官藁原注聖俞為都官員外郎以詩名天下德充之世父也劉原父嘗言唐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好事家傳侍讀香原注德充之大父翰林學士侍讀在眞宗為朝臣性善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視事必焚香至今人傳梅侍讀香方書到并州何處覓

柳溪馬會正傳觴

和歐陽伯和見寄

自笑無能與世疎此身疑作野人居穿花載酒雖難得散髮行歌許自如賴有兒童守門戶不妨賓客到堦除會須拂拭烏皮几準擬虞卿共著書

和李文叔寄虢州孫元忠學士

病懶逢春不似春已衰心力未閒身入關勝跡都題漢度隴方言漫計秦人會一時親賈馬交情千里屬雷陳

漸知歸計無多事只待男婚女嫁人

次韻和穀熟徐仲元著作監倉之作

行見東州山外山卻回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畱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疏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倪寛只今欲作歸休計淮上田園累歳乾

奉呈中叔仙翁覬永光和

兩君相得富家聲書字題詩別有名健筆九分張長史苦吟再產謝宣城門閒掩月居人少木老凌風直舍清

顧我菲才空有願顧同吏隱過昇平

和希魯四兄奉議陪蒲守景叔學士宴名閫堂書事

大棣修梁城北樓使君冠葢簇樓頭左山右水足清會弔古懷賢非俗流月出長天猶未夕風來大暑頓成秋登高能賦眞吾事未及相如死不休

和宋開叔韻遊風穴山白雲寺

人去人來半日間徘徊絶頂覺身閒風雲不動心猶恐

星斗相輝手可攀皂葢逺如天上至籃輿㑹記月中還

防身一劒今誰倚何必崆峒始是山

和僧圓益晚歸三峯

昨朝分路指溪泉今日憐師寄一篇歸去且看松徑緑

重來應見杏花妍風吹林杪聲初鬧日曬牆陰影漸延

待得青春夜如晝卻煩相唤詠嬋娟

和夷仲兄嵩山嶽寺㑹宿

相迎終日踏泥沙行過山南路更賒雖有風光堪共賞

自憐詩酒屬吾家野僧好事招題壁稚子無端愛折花
官冷囊空不須問此身强健自生涯

悲陳子思

別後悲傷今已休相逢淚散不能收遺書欲問難開口
往事尋思若轉頭李白才華都是夢淵明窂落幾經秋
草堂故地今存否留作生祠記舊遊

輓歐陽文忠公三首

夜夢鈞天去不還送車千乘出長安醉翁亭遠名空在

會老堂深壁未乾墓草荒涼秋日暗松林蕭索晚風寒

北山有石誰能取四十年名不易刊

少師盛德書生服居士高名數歲餘清潁歸來人事近

白雲乘去夜堂虛累朝舊籍刋成史集古新編滿載車

聞說使星來已晚茂陵應復進遺書

冠冕魁吾二府尊義緣宗社不謀身生前事業成三主

天下文章無兩人志與經綸埋厚地道懷正直作明神

未年七十身先退再使人間風俗淳

五言絶句

和陳子思遊靈泉山

娑娑盤石大狼籍野雲多借問山中客桃源路幾何

和十一舅題金蝦蟇

石窟昔藏金蟾光射百尋今朝在何處山景正陰陰

和希之

幽禪吾不學靜處豈無心日轉眠雙樹風和散兩襟

月没

月没雲生障風和雪壓沙居家嘗似客行路卻如家

七言絶句

過泗州贈同行

往來不絶千竿纖頭尾相銜兩岸船安得樓髙三萬丈與君直上看雲煙

將次六邑讀子美詩有感

蘇嵐背日千盤曲淝渚迎風四面吹此水此山吾有恨杜陵才子不同時

從霍邱赴六邑道中卽事

野塘無渡水潺潺五月凉于八月間傳語弟兄今好在有聲相喚郎西還

與信陽王君儀司理約遊首山寺不遂

渡河五里列南山僧閣連延半嶺間歲暮相招春晚去出城風雨又空還

杜家溪

入山先到杜家溪溪水長流不住泥好作清新紀秋色

竹林深處爲君題

江行

長航駕浪入煙空大醉高吟天地中快事平生未曾有渡江才得一帆風

楓橋寺讀張祐詩碑云長洲苑外草蕭蕭卻憶相從歲月遥惟有别時應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是夜與溫老語殊可人翼日又邂逅程夢良二人相送寺門因留一章紀事

茂苑春歸花信空黄梅漸熟麥揺風今朝門外分攜處還是楓橋烟雨中

和陳子思謝見過

入城那復得逍遥酒熟花開卻見招從此相思不須說只將詩句寫無聊

和陳子思宿陳家寺

詩老才多又好奇吟來直欲壓元曅惟子不奈思家意夢逐山雲一夜歸

和陳子思晚出崇因

兩山夾路鬱崔嵬雲縷飛空似剪裁此日定須相别去甕中殘酒待誰開

和陳子思馬上口占令益師攜茶紙赴會之作二首

幾時曾買建溪芽小篋深藏品必嘉豫約今朝狂醉後須煩同泛一甌花

早攜數幅過山隅明日詩情各有餘案上羅文如已少

金花銀葉也堪書

次韻陳子思

每到題詩偏得趣自憐把酒不能歌他時若有相思意寄我千篇不是多

和陳子儀

臨行又採北園芳且欲相延伴酒觴不似春花少顔色只看蜂蝶逐風狂

次韻陳子思留別

上馬同尋舊路行風林日暖自無聲此時話別難爲語山水淙淙聒耳鳴

次韻十一舅留別

莫說他時招我易須知此日別翁難還家何似偏相憶卻檢殘書獨自看

和子瞻題文周翰郭熙平遠圖二首

䆫間咫尺似天邊不識應言小輞川聞說平居心自倦暫開黄卷即醒然

木落山空九月秋畫時應欲遣人愁因思夢澤經由處
二十年間若轉頭

和宋開叔監簿解榜

衣冠相見雖甥舅場屋同遊若弟兄今日青雲皆有意
他時白首見功名

和夷仲兄舟次蒼陵

蒼陵每過怯舟還聞說蛟龍在水間今我到來都不問
一聲嗚櫓見青山

和宋寧道太祝簡陳濟翁

從吾坦率任吾眞每到花時得意新但恐詩人足離別
此生何處不逢春

某在洛中蒙朝請惠書促歸兼録示賞家園芍藥
兩絶比離洛中芍藥已闌矣因次元韻追和二首

花開次第剪繁枝先後爭妍各是時謾和新篇隨尺素
何須親見始題詩

看花不覺過花時香草才餘十數枝聞説殘樽猶可倒

曉風吹袖已披披（原注韓退之詩何如不待報歸袖風披披）

次韻和魏聖源

市朝雖近是閒官詩句清新酒量寬料得還家霜滿地贈袍應有故人寒

寄潁川歐陽仲純兄弟

早來簷雨瀉空階投晚陰雲四向開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誰在女郎臺

寄蔡州歐陽仲純

東西相去若比鄰肥馬輕裘有故人美酒如霞花似錦莫令辜負汝陽春

寄成都宇文裴

春深相別已秋深日戴烏巾遶竹林斫得魚竿長十丈無由同釣錦江心

次韻答楊二十器之簡後見貽之作

門外曾留長者車醉如白也騎鯨魚恨無車騎堪生計不得長安買酒壚

再次韻

散髪行歌意自如不須身作橐書魚相逢酌酒彈棊外共杵丹砂試藥壚

戲贈濟陰令羅正之

飲酒不論彭澤令草書渾學右將軍更知近日詩爲苦未及襄陽有幾分

和僧圓益

山峯望處人難到草徑行來馬自知多謝山僧掃塵壁

我今有意不能題

戲留僧圓益

城頭雲景曉漫漫未雪先驚特地寒明夜若能沽美酒詩僧應不問歸鞍

和僧圓益先到靈泉

無煙遠數三千嶂有馬同驅十二蹄卻喜山前堪洗耳水聲激激聽寒溪

飛泉

飛泉噴薄萬珠圓宛似驪山十月間好作湯池浴寒月

醒人心處是潺潺

神泉

神泉題字若魚鱗短句長篇數十人試向壁間尋作者

李師中後有黄莘

書軒

書軒東向木欄干寒食相招對酒盤日色帶陰春竟晚

幽花未落蝶成團

即事二首

屋破風斜漏不休布衾無裏臥窮秋貧家未説田家苦狼籍殘書濕自收

溪迴帶樹彎彎緑山遠迎人步步高春水滿塘頹岸去也如江上見風濤

偶題

拄杖行行去路遥城荒樹老色蕭條潁州寺裏僧知否夜夢常遊飛蓋橋

自嘲

箸下嘗來新蟹美甕中篘得舊醅渾只今醉倒君休笑便是當時吏部孫

自憐

自憐貧病也爲儒燈火相親十歲餘昔作兒童今已老案頭猶有未看書

病中

閒後題詩醉後歌身名官業任蹉跎不知老境何形狀

但覺新來病痛多

五更有感

杯酒雖同興自殊夜來不寐自嘻吁五更月落牕還暗

愁聽山禽叫勃姑

放魚

續縵沉鈎釣水濵衆魚撥撥錦為鱗卻將鮮鯉池中放

待倩傳書付遠人

社鼓

社鼓鼕鼕南北村老人相倚話柴門自從嘉祐初年後
直至元豐有稻孫

天磨石

玉京傳詔下南山鐫鑿高崕使轉旋大匠不知人世用
未施輪軸便升天

金錯刀

傾囊倒篋皆珍怪中有如刀兩大錢不是美新能制作
為憐今近一千年

玉刀

鏡臺杵臼昔嘗有何人更以玉為刀已覺空堂走魑魅

卻絨虹氣授兒曹